

铁瓦寺的乌云来不来？

冉崇容

“铁瓦寺的乌云过来了！”父亲边吼边跑。我冲向晒坝。母亲抓起了扫把，舅舅从屋后跑过来。三妹攥着半块西瓜蹲在屋檐下，被父亲一把拎起：“一边去！”我跪在谷垄边上，两手往撮箕里刨，刨满一箕倒进箩筐。喘口气，跪下接着刨。倒急了，谷子往外蹦，滚了一地。母亲喊：“慢点！别撒啦！”推耙打到后脑勺，脑壳木了一下，继续刨。撮箕翻了，母亲冲过来，一把把我拨开：“毛手毛脚的！”她自己蹲下去刨。我又跪下，帮着刨。

总算收完。我们七倒八歪挤在堂屋，门槛上搭着推耙，扁担吊在筐绳上，撮箕还在台阶上横着——谁还管那些家伙什。母亲指着我说：“花猫！”我反嘴一句：“你头发上还挂着谷粒呢。”“舅舅的凉鞋后帮子都断啦，哈哈哈！”我们正谈得起劲，父亲突然说：“完了，猪圈屋的门没关。”没人吱声了。

“雨呢？”堂屋门口的三妹突然怔怔地问。我们一骨碌冲了出去，太阳正从云缝里钻出来，照得眼皮直跳。再找那团乌云，它早慢悠悠挪到山边去了，边缘透出亮光，薄了，轻了。我抹了把脸，汗还没干透呢。

三妹边踢小板凳边咕哝：“骗人鬼。”

“……没下了？”母亲的声音从灶屋门口响起，话尾带着愣：“就刚瓦片上那几颗？”

狗从屋檐底下钻出来，在那片半干不干的地上转了两圈，甩了甩尾巴，走了。



一张凳子

李黄英

我决定不再沉默，冲过去把他的手掰开，牢牢抓住不放。他动弹不得，开始用脏话骂我，扭动身体挣扎。我咬紧嘴唇，默默承受他的语言攻击。折腾累了，他安静地坐在地上。我松开手，退到一旁。没想到，他突然抓起一张凳子朝我扔来。慌乱中，我下意识伸手抬脚去挡。身后的学生吓得“啊啊”尖叫。凳子擦着我的鞋底弹了回去，刚巧碰到他的额头，立刻冒起一个包。他大哭着嚷嚷：“我要去找蔡公公！”便冲出了教室。他口中的“蔡公公”，就是学校校长。

下课铃响后，我来到校长办公室。小孙已擦了药，正坐在藤编沙发上。门口围满看热闹的学生。蔡校长一脸严肃盯着我，说道：“你是老师，他是残疾娃娃，教育学生要注意方式方法……”我低下头，使劲咬着嘴唇不说话，我怕一开口，含在眼里的泪水就会滚落下来。记得九月报到那天，蔡校长一脸慈祥地提醒我：“这些娃儿不好管，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哦。”没想到，蔡校长的担心这么快就应验了。

两斤白酒

周绍杰

丝希望。他踩着田埂去林家老房子，恳请林先生出手医治。听完我的情况，林先生答应过来看看，并不图钱财报酬。从玉带村到县医院有30多里土路，父亲陪着他步行赶路。一路上，林先生边走边采摘草药。

病床前，林先生仔细看过患处，叫父亲找来白酒，把采来的草药捣烂拌匀，敷在肿块上。还特意叮嘱，肿块上千万不能封死，须留出让空气流通的地方，才能散淤排毒。草药的效果出人意料，才敷了一夜，鹅蛋大小的硬块竟消肿到鸡蛋般大小。眼见肿块实实在在消下去，连医院的医生都觉得意外。

之后连着三晚，林先生都赶来医院换药。肿块慢慢平复，只剩一点硬结，胀痛也完全消失，林先生说可以回家休养了。事后，父亲执意要给报酬，林先生说什么都不肯收，几番推辞，最后只收下两斤白酒。

回想那年的往事，就像发生在昨天一般。几十里夜路负重前行，漫漫长路，每一步都是父亲实实在在的爱。他的爱从不说出口，藏在匆匆的脚步、负重的脊背、紧锁的眉头，还有那份不肯放弃的执着里。

时光流转，林先生早已离世，但那份恩情，我记了大半辈子。

（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会员）

“先把屋门口那筐端出去。”父亲接过去，站了起来。

他弯腰去拎推耙，手伸到一半停住了，悬在半空。“行，就一半。”他说。

母亲没作声，弯腰把台阶上散落的撮箕捡起来，靠到了墙角。

推耙插进谷堆的沙沙声又响了。跟先前抢收不一样了，先前是乱戳，谷粒飞得到处都是，这会儿一歇一歇，听着实沉。金黄的谷粒哗啦啦倒在晒坝中央。推开，推薄，推匀，半个坝子铺满了。太阳一照，亮得晃眼。

剩下的一半还闷在箩筐里。我站在这两半中间，脚底板都能感觉到水泥地在往上返热。谷子晒上了。太阳从脚边一点一点往西挪，额上的汗干了又渗出来。三妹把她的小蒲扇拿出来了，这儿扇一下，那儿扇一下，边扇边念：“我给小姐打扇，小姐说我勤快，我说小姐是个懒汉。”她跑过来，眯着眼望着我：“姐，铁瓦寺的乌云又来了没得？”我瞅了她一眼，继续翻谷子。

风吹过来。我的脖子僵了一下，扭头去看——干干净净的蓝，什么都没有。可我还是看了好一会儿，确定那只是一阵寻常的热风，才把脖子转回来。屋檐下，三妹已经蹲在滴水檐下的小坑处，用手指画圆圈了。

推耙刮过去，谷子翻了个身。再刮回来，又翻了个身。狗从屋檐底下走出来，趴在了晒坝边上，尾巴懒洋洋地一扫，把身边的谷尘扫出一道细细的弧线。

弯着腰，耳朵竖起，天上的太阳明晃晃地照着。

（作者单位：重庆市沙坪坝区巴师附小）

那天从校长办公室出来，我越想越委屈。回到宿舍，关上门，我躲进被窝，任凭眼泪汹涌成河。我气愤小孙太霸道，总欺负同学；也恨自己的无能，当老师却管不住学生。

后来，蔡校长批评了小孙，班主任也教育了他。小孙爸爸还让他在家“反省”了一个星期。再回校时，小孙收敛了许多。蔡校长并没有因这事否定我的付出。工作满一年，我如期转了正。

也是从那时起，我暗下决心，要快快成长。之后，我开始向经验丰富的教师学习，学着蹲下来和孩子们说话，学着在课后和孩子们联络感情，学着在生气时深呼吸，学着把“管住”学生换成“读懂”学生。

如今20多年过去，学校早已搬进新校区，蔡校长也退休了，而我也人到中年。我还会常常想起那张朝我飞来的凳子。它撞在小孙的额头，也撞醒了鲁莽与无知的我。我知道，它就像一道门槛，只有迈过去，我才能真正站稳特殊教育的讲台。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步都是父亲实实在在的爱。他的爱从不说出口，藏在匆匆的脚步、负重的脊背、紧锁的眉头，还有那份不肯放弃的执着里。

时光流转，林先生早已离世，但那份恩情，我记了大半辈子。

（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素食不错（二首）

兰采勇

北渡鱼

相信舌尖上的激情。君可见
麻辣鱼、酸菜鱼、番茄鱼
成全并满足不同程度的味蕾
索性坐下来，把该有的喜好交出
开启叙事和抒情并重的表达

每一次轻抵和吞咽，都是在
接受时间鲜活的馈赠
手中的筷子，突然左右为难
犹豫中，遵从内心的选择
为北渡鱼的美名，呈上色香味的证词

当作从身体里出走的一部分
一次次，制造毫无戒心的重逢
俗世中有过多少慌乱
此刻叫停风声雨声。一桌鱼宴
开启热烈表达
心生眷恋，就是最好的提示

黄荆豆腐

必须从一种不受待见的灌木说起
矮小，根系扎在荒山野岭
花开时节，不遮掩难言的臭味
像是特意把自己孤立起来
不属于任何一句赞词

大地敞开，日子追逐着日子
因为叶子的神奇妙用
与草木灰，贴着心跳和呼吸
不相干的彼此，开启
没有终点的丈量
其间隐藏着古人的智慧
没有预言，观望中
成为探视者和实验者

秋天，带根长竹竿进山

萧慈一

山不缺什么
毛栗子压弯枝头
野柿子点亮崖畔
一样一样摆出来
都不要钱

人们从山外来
带一根长竹竿——
够得着栗子
就够得着秋天
打毛栗子要巧劲
套野柿子要等风停

山把富有分给每个人
不分先后缓急
山不催促
狗不催促
孩子追着溪水
跑远

秋日的活法
就是一根打栗子的竹竿
河在脚边潺潺
草木的苦香往鼻腔里钻
你攀登山杖量山的高度
我牵一条狗来
让狗替自己撒欢
（作者系四川省作协会员）